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韓先生文集卷之四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九十

宋

甯宗皇帝

丙寅開禧二年金泰和六年元太祖却特穆津元年按元自太祖至憲宗皆未建年號難以分注今依南北朝例但紀其即位首年至世祖中統元年以後始每年備書却特舊作

奇渥溫特穆津舊作鐵木真今並改按元史又以奇渥溫為元室之姓亦春正月夏李安全乾順

之孫與純祐從兄弟廢其主純佑而自立

二月壽慈宮火

太皇太后移居大內

三月以程松為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

松移司興元東軍三萬屬焉曦進屯河池西軍六萬屬焉松始至欲以執政禮見曦責庭參曦聞之及境而還松用東西軍一千八百

百自衛曦抽摘以去松亦不悟尋詔曦兼陝西河東招撫使

錢象祖罷

韓侂胄銳意用兵象祖執不可遂以懷姦避事罷之尋奪二官信州居住

夏四月以薛叔似為京湖宣撫使鄧友龍為兩淮宣撫使

追奪秦檜王爵改謚繆醜

論檜主和誤國之罪也後以金和議復成復檜爵謚

金復命璞薩撥會兵河南

金聞皇甫斌分兵規取唐鄧復命揆領行省于汴河南皆聽節制盡徵諸道籍兵分守要害命

沿謁之陋云

宋甯宗皇帝

彰德守臣護韓琦墳凡宋宗族所居有司提控之

吳曦反

曦既得志與其從弟覲及徐景望趙富米修之董鎮共為反謀陰遣其客姚淮源獻關外階成

和鳳四州于金求封蜀王

郭倪遣兵復泗州五月下詔伐金

時畢再遇字德帥為先鋒功第一再遇寇日進兵聞金已有備乃先一日出其不意泗有二城

金兵數百遂破之西城亦降倪以刺史牙牌授之再韓侂胄聞已得泗州及新息褒信漢縣故

遇辭曰甫下二城即得刺史此何以為賞不受乃議降詔伐金有曰兵出有名師直為壯言乎

州思縣南潁州府乃議降詔伐金遠言乎近執無忠義之心為人

子為人臣當念祖宗之憤直學士院李壁之詞也

郭倪遣兵攻宿州唐置今屬大敗

郭倪遣郭倬李汝翼會兵攻宿州敗還至蕪漢縣宋屬金人追而圍之倬執馬軍司統制田俊

邁以與金人乃得免時建康都統李爽攻壽州亦敗

皇甫斌敗績于唐州

時江州都統王大節攻蔡州亦不克而潰

詔以宗室均太祖九世為沂王柄孝宗孫父親嗣賜名貴和

六月鄧友龍免以邱密為兩淮宣撫使

韓侂胄以師出無功免友龍而以密代之駐揚州密至鎮部署諸將悉以三衢江上軍分守江

淮要害于是王大節李汝翼皇甫斌李爽等皆坐貶斬郭倬于鎮江

宣宗時事與高宗異高宗南渡之初去靖康覆亡不遠且父兄俱留保金庭使能發憤自強雪國恥而還二帝用兵未嘗無詞且當時亦有韓岳諸將可資恢復之力也蓋宗朝所謂老成宿將者為誰且當和議久成金虜臣或請先舉而金主堅守和約拒而不許乃無端稱兵名譽曲直瞭然況誓書誓表口血未乾忽欲藉口復仇頓忘其為稱臣稱姓之國尚得謂之有名及援師直為壯以自解乎

秋七月蘇師旦有罪安置韶州

韓侂胄既喪師始覺為蘇師旦所誤一日召李璧飲酒酣語及師旦始謀事璧微摘其過以規之因極言師旦怙勢招權使明公負謗非寬諫此人不足以謝天下侂胄然之翌日罷師旦官籍其家旬日除名韶州安置

冬十月金布薩揆分兵南侵

布薩揆分兵為九道南下揆兵三萬出穎壽完顏匡兵二萬五千出唐鄧赫舍哩子仁兵三萬出

渦口赫舍哩呼沙呼一名赫舍哩執中阿蘇之裔兵二萬出清河清河即泗水在淮安府西少北水經注淮水逕清河南與泗水合謂之清口是也

完顏充按金史列傳宗幹子名充卒于天眷九年此別是一人兵一萬出陳倉富察貞兵一萬出成紀此宋初移置秦州州治之成紀縣明省入

州漢之成紀注別見前完顏綱本名元努字正甫按元舊州治唐置臨潭縣尋廢金仍舊州此沿唐舊名今鞏昌府

洮州洮州舊名舒穆魯舊作石溫本名檮鄂州呼圖克舊作胡土虎今改後仿此兵五千出鹽川注見前完顏

璘兵五千出來遠宋寨後廢為鎮在今鞏昌府寧遠縣西南呼沙呼自清河口渡淮遂圍楚州

十一月以邱密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

金人攻淮南日急詔郭杲將兵駐真州以援之又以密督視江淮軍馬或勸密棄廬和州為守

江計密曰棄淮則與敵共長江之險吾當與淮南俱存亡乃益增兵防守

金人破京西州軍招撫使趙瀉焚樊城而遁

金完顏匡破光化宋縣今屬湖北襄陽府襄陽隋縣宋為軍今屬襄陽府江陵副都統魏友諒突圍奔襄陽趙瀉焚

樊城金人遂破信陽宋置軍元為州今屬河南汝甯府襄陽隨州唐置今屬湖北德安府進圍德安府本漢江夏郡地宋曰德安府今隸湖北

金布薩揆破安豐軍宋置治壽春今屬江南壽州是遂圍和州

却比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九十

宋甯宗皇帝

二

揆引兵至淮遣人密測淮水惟八疊灘可涉即遣其將郭吞舊作與屯今襄本名添壽揚兵下

蔡聲言欲渡守將何汝勵姚公佐以為誠然悉眾屯花靨鎮名在今壽州西北以備之揆乃遣薩布弟博

郭尼之後按薩布舊作賽不博郭尼舊作保活里今改後仿此等潛師渡八疊灘駐于南岸官軍不虞其至遂皆潰走自相蹂

踐死者不可勝計揆遂奪潁口為貢鎮指潁水由潁上縣東南流至正陽鎮入淮謂之潁口即春秋之潁尾也下安豐軍及霍邱縣見注

前進圍和州整軍列騎張旗幟于沿江上下江表大震

金人入西和州本宋長道縣之白石鎮紹興中移岷州來治改曰西和明降為縣今屬甘肅華昌府十二月入成州西魏置明降為縣今屬甘肅階州吳曦

焚河池退壁青野原注見前

曦既遣姚淮源如金因按兵河池韓侂胄日夜望其進兵使者相繼曦恐謀泄乃遣兵攻秦隴

與金人力戰以堅侂胄之心金人許封之約曰若按兵開境不為異同使其師東下無西顧之憂則全蜀之地卿所素有當加封冊一依康王故事

更能順流東下助為犄角則旌麾所指盡以相付因命完顏綱經畧之綱進兵水洛訪得賊族

人吳端署為水洛城巡檢使遣人報曦曦得報意動以程松在興元未敢發詐稱杖殺端而陰

遣使送及金富察貞破和尚原入西和州曦將王喜等方力戰曦忽傳令退保黑谷軍遂潰貞

入成州曦因焚河池退壁青野原自是金人無復顧慮

金人破真州攻六合郭倪遣兵救之敗績倪棄揚州走

金赫舍哩子仁破滁州遂入真州州之士民奔逃渡江者十餘萬知鎮江府宇文紹節字挺臣成都人

都亟具舟以濟自是淮西縣鎮皆沒于金

金人入大散關吳曦還興州

時興州都統制母廣韻注云母邱或為母氏思以重兵守關曦聞金兵至因撤驀關之戍金人由板閘谷遠

出關後思孤軍不能支遂破曦退屯冒口在漢中府略陽縣西完顏綱遣張仔會之曦言願附金之情仔

請曦告身為報曦盡出以付仔綱乃以金主命遣馬良顯持詔書金印立曦為蜀王曦密受之遂還興州是夜天赤如血光燭地如晝翌日曦召幕屬諭意謂東南失守車駕幸四明今宜從權濟事王翼楊駿之抗言曰如此則相公忠孝八十年門戶一朝掃地矣曦曰吾意已決即遣任辛奉表獻蜀地圖及吳氏譜牒于金

邱密遣使如金軍議和金布薩撥還軍下蔡

金布薩撥欲通和罷兵購得韓琦五世孫元覲遣之渡淮邱密獲之詰所以來之故元覲言兩國交兵北朝皆謂韓太師意今相州宗族墳墓皆不可保故來依太師耳密使畢其說始露講解之意密使人護送北歸俾叩其實既而元覲回得金行省文字密以聞于朝韓侂冑方以師出屢敗悔其前謀輸家財二十萬以助軍而諭密募人持書幣赴金營議和密乃遣劉佑持書于揆願講好息兵揆曰稱臣割地獻首禍之臣乃可密復遣王文往言用兵乃蘇師旦鄧友龍皇甫斌等所為非朝廷意今三人皆已貶黜揆曰侂冑若無意用兵師旦等豈敢專權文還密復遣使相繼以往因許還其淮北流移人及今年歲幣揆始許之自和州退屯下蔡獨濠州尚使一統軍守之

薛叔似免

叔似夙以功業自期及臨事絕無可稱屬郡多陷故坐免以吳獵為京湖宣撫使

以畢再遇權山東京東招撫司

自金兵渡淮成將望風奔潰惟再遇數與抵禦朝命再遇節制淮東軍馬

再遇謂六合最為要害引兵赴之適金人要

大至再遇登城偃旗伏鼓伏兵南門列弩手城上金兵臨濠衆弩齊發伏兵出關金人驚遁既而金赫舍哩都統合兵進攻城中矢盡再遇令人張蓋往來城上金人意其主兵官也爭射之

機戰本定為得有暇煮且而且前且却道路孔長又安得有如許熟宜布地況戀棧不前亦惟驚馬則然若果取者觀策得宜亦不

虞其盤桓不進金人既來
 勝追逐又善於馳騁何至
 驍馬之自行自止且馬正
 疾驅亦不能聞豆香而駐
 足就食況交戰竟日馬饑
 彼此相同止圖誘挽追騎
 寧不為已馬計乎至於縣
 羊擊鼓更同兒戲此蓋再
 遇過於粉飾當時不加深
 察遂從而傳會之宋史之
 不足信大率如此

須矢集樓牆如蟬獲矢數萬
 至是除鎮江都統制兼權山東京東招撫司
 又嘗引金人戰且
 間出奇兵奮擊金人始退去
 乃以者料麥豆布地上後前搏戰伴敗金人乘勝追逐馬餓聞豆看皆就食鞭之不前反攻之
 金人馬死足者不可勝計又嘗與金人對壘度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留旗幟于營并縛生羊置
 其前二死于鼓上擊鼓有聲金人不覺為
 空營復相持數日及覺欲追之則已遠矣

程松自興元逃歸

金完顏綽和舊作完顏抄合今改後仿此攻鳳州松求援于吳曦曦給言當發三千騎往松信不疑及曦受

金詔宣言金使者欲得階成和鳳州以和持書諷松使去松不知所為會報金兵至百姓奔

走相蹂躪松亟趨米倉山在今漢中府南鄭縣南一名五女山而遁自閬州順流至重慶以書抵曦句驢禮稱曦

為蜀王曦以匣封致餽松望見大恐疑為劍巫逃奔使者追與之乃金寶也松受而兼程出峽

西向掩淚曰吾今始獲保頭顧矣

蒙古却特特穆津稱帝于鄂諾河即黑龍江上流發源于喀爾喀部西北之肯特山舊作幹難一作教嫩河今並改

特穆津之十世祖勃端察爾舊作字端必兒今改後仿此母為阿掄郭幹蒙古語多美之稱按元史太祖本紀阿掄郭幹嫁托本墨爾根生二子而寡居夜寢帳中夢白光自天窓中入化為金色神人來趨卧榻阿掄郭幹覺遂有娠產一子即勃端察爾也陳經通鑑續編阿掄郭幹生二子寡居夜寢屢有光明照其腹又生三子勃端察爾其季也今考蒙古源流神人語與元史合而生三子則同陳說並注勃端察爾生而狀于此按阿掄郭幹舊作阿蘭果火托本點爾根舊作脫奔咩哩捷今並改

貌奇異其後子孫蕃衍各自為部居烏桓之北與衛拉特舊作畏今改奈曼九姓回鶻故城和林

今喀爾喀部杭愛山東元太祖初都此後置和寧路按回鶻即今回唐時昆加可汗築城于

哈拉和林河之耦其地本與蒙古相接壤自唐末徙居大州回鶻轉音散處西域五代宋初常以玉

馬入貢其後又稱回國王哈兒瑪特回國而阿哈瑪特傳則稱為回鶻人實非有二族也

亦無分別如昂吉爾傳稱阿哈瑪特回國而阿哈瑪特傳則稱為回鶻人實非有二族也

接壤世奉貢于遼金而總隸于韃靼至伊蘇克依舊作也速該今改并合諸部勢愈盛大已而

生子有異徵手握凝血如赤石將卜名適有名特瑞者至其地遂以特穆津名之按元史云伊蘇克依攻塔塔爾部獲其部

唐書稱回鶻之先本匈奴則似與今蒙古相類又言其善騎射喜寇抄復近厄魯特之習故向詠唐回鶻器詩序即昶唐史回鶻傳或有清訛將佚餘暇博攷茲聞通鑑輯覽因復加考訂則回鶻於唐末西徙火州後遂蔓延西域五代史

雖仍稱回鶻而以馬市易
多資寶至正與金回部之
和聞及哈薩克諸處物產
相合至遼史始有回回之
名與回鶻並列而元史則
回回回鶻彼此互稱蓋唐
以前之回鶻本與蒙古接
壤故風俗頗似蒙古唐以
後之回鶻散處金回部之
地故物產與回部畧同若
夫統轉為回鶻人轉回音
有緩急故傳譯不同亦猶
畏羅之當為衛拉特乃蠻
之當為余曼也特詳辨之
以釋諸史之舛互云

北伐之謀露端在宋自金
人分道大舉宋無不望風
奔潰即密受命宣撫自不
得不主和以紓國患顧仇
賁之為元謀金人久已深
悉請於移書內暫免繫衛
以冀金師一時耳目金人
其來可欺耶職見卑鄙適
足貽笑耳

長特穆津還次特哩哀布達拉山而生子因即以命名今依蒙
古源流改輯特哩哀布達拉舊作跌里溫盤陀今改後仿此
後伊蘇克依卒後追諡烈祖特
穆津幼部衆多歸于族人泰楚特舊作泰赤烏今改後仿此部泰楚特合七部人凡三萬攻之特穆津與
母諤楞舊作月倫今改後仿此率部人為十三翼大戰泰楚特等敗因得少安時泰楚特部地廣民衆

而無紀律其下謀曰特穆津衣人以己衣乘人以己馬真吾主也因悉歸之泰楚特部遂微

弱未幾塔爾部叛金特穆津自鄂諾河帥衆會金師同滅之以功授特穆津為察袞圖魯

舊作察兀猶中國之招討使也特穆津以奈曼部強盛事之甚謹奈曼反侵掠之特穆津乃

大會屬部于特默格舊作帖麥城川今改後仿此西南議伐奈曼奈曼部長廸延汗舊作太陽今改營于杭愛

舊作杭海今改山在和與默爾奇斯舊作蔑里今改諸部合兵勢頗盛特穆津與之大戰擒殺廸延汗諸部

悉潰未幾奈曼遂滅特穆津益以威強遂攻西夏破拉吉哩舊作力吉今改寨方輿紀要在經婁斯舊作落思今改

城與上大掠其人民而還至是大會諸部長于鄂諾河之源建九旂白旗自號為青吉斯汗是先

金主遣衛王允濟往靜州受特穆津之貢允濟奇其狀貌歸言于金主請以事除之金主不許

特穆津聞而憾之靜州金屬西京路地理志云大定中以天山升置北至遼八十里遼史地

理志云本泰州地當在今郭爾羅斯之境青吉斯汗舊作成吉斯可汗考蒙古源流云元太

祖未起時石上有異鳥向之鳴聲曰青吉斯以為瑞遂取其音為號今依蒙古源流改正

丁卯三年金泰和七年春正月罷邱密以張巖督視江淮軍馬

時金已有和意密上疏乞移書金帥以成前議且言金人既指韓侂胄為元謀若移書宜暫免

繫銜侂胄大怒罷密

吳曦自稱蜀王權大安軍宋置今陝西漢中府寧羌州是楊震仲字華父成都人死之

曦遣將利吉引金兵入鳳州以四郡付之表鐵山在漢中府沔縣北為界即興州為行宮改元置百官

遣董鎮至成都治宮殿欲徙居之稱臣于金分其所統兵十萬為統帥遣祿祈等戍萬州唐置今四

宋寧宗皇帝

川夔州府泛舟下嘉陵江即西漢水自漢中府略陽縣北與白水合又西南合諸水入蜀之廣元界

聲言約金人夾攻襄陽下黃

榜于成都潼川利州夔州四路以興州為興德府召隨軍轉運使安丙字君卿成都人為丞相長史權

行都省事丙度不得脫徒死無益乃陽與而陰圖之曦又召權大安軍楊震仲震仲不屈飲藥

而死其他如陳咸字達儒升卿子自髡其髮史次泰眉山自瞽其目李道傳鄧性甫等悉棄官去又有

權漢州事劉當可簡州守李大全高橋巡檢郭靖皆不屈而死

二月以楊輔為四川制置使吳曦逐之

輔知成都嘗言吳曦必反帝意輔能誅曦乃密詔授輔制置使許以便宜從事詔至人勸以倡

義輔自以不習兵事且內郡無兵可用遷延不發曦移輔知遂甯府輔遂以印授通判韓植棄

成都而去

以知建康府葉適兼江淮制置使

適上言三國孫氏嘗以江北守江自南唐以來始失之乞兼節制江北諸州詔從之時羽檄旁

午而適治事如平時軍需皆從官給民以不擾其防守皆盡法度

金平章政事布薩揆卒于下蔡

揆有疾金主命左丞相完顏宗浩行省事于汴至是揆卒揆為政多惠人樂為用

四川轉運使安丙誅吳曦傳首臨安

監興州合江倉楊巨源字子淵其先成都人父信臣家于益昌謀討曦乃陰與曦將張林朱邦甯及忠義士朱福

等深相結眉州程夢錫知之以告轉運使安丙丙時稱疾未視事乃屬夢錫以書致巨源延之

卧所巨源曰先生而為逆賊丞相長史邪丙號哭曰目前兵將我所知不能奮起必得豪傑乃

安丙當曉謀逆受其丞相長史之命觀顏赴召其視楊震仲等之抗詞亮節抱愧已多及其既至興州則又以編氓卧家坐觀成敗

使非楊巨源等倡義謀討則而且終為逆黨矣迨巨源與好義定約報丙始出視事則其庸怯畏縮之狀已可概見乃事成之後而遂掠有其功且至殺巨源以滅口用心更為悖刻宋人既不能追討其從逆之罪而反盡以定蜀之功歸之當時刑賞失當總由於主暗臣邪耳

滅此賊巨源曰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會興州中軍正將李好義下邳人亦結軍士李貴進士楊君玉李坤辰李彪等數十人謀誅曦好義曰此事誓死報國救四屬生靈但曦死後若無威望者鎮撫恐一變未息一變復生欲奉安丙主事使坤辰來邀巨源與會巨源往與約還報丙大喜始出視事君玉與白子申共草密詔乙亥未明好義帥其徒七十四人入偽宮時偽宮門洞開好義大呼而入曰奉朝廷密詔以安長史為宣撫令我誅反賊敢抗者夷其族曦衛兵千餘聞有詔皆棄挺而走巨源持詔乘馬自稱奉使入內戶曦啟戶欲逸李貴即前執之刃中曦頰好義急呼王換斧其腰貴遂斫其首馳告丙宣詔軍民拜舞聲動天地持曦首撫定中市不易肆盡收曦黨殺之衆推丙權四川宣撫使巨源權參贊軍事丙陳曦所以反及矯制平賊便宜賞功狀上疏自劾待罪函曦首及違制法物與曦所受金人詔印送朝廷曦僭立凡四十一日時金遣珠赫呼舊作朮虎今高琪西北路明安人奉冊于曦未至而曦已誅矣先是韓侂胄聞曦反大懼與曦書許以茅土之封且召知鎮江宇文紹節問計紹節云安丙非附逆者必能討賊侂胄乃密以帛書諭丙云若能圖曦報國以明本心即當不次推賞書皆未達而誅曦露布已聞朝廷大喜曦首至臨安獻于廟社泉之市三日詔誅曦妻子家屬從嶺南奪曦父挺官爵遷曦祖璘子孫出蜀存璘廟祀

三月安丙使興州將李好義等復西和階成鳳州及大散關

楊巨源李好義謂安丙曰曦死敵破膽矣關外四州為蜀要害蓋乘勢復取之不然必為後患丙從之于是分遣好義復西和州張林李簡復成州劉昌國復階州張翼復鳳州孫忠銳復大散關好義進兵次于獨頭嶺會忠義及民兵夾擊金人死者蔽路七日至西和人人效死前無留敵金將完顏欽遁去好義整衆而入軍民歡呼迎拜好義籍府庫以歸于官欲乘勢還取秦隴以牽制江淮宣撫司不許士氣皆沮

以楊輔為四川宣撫使安丙副之夏四月召輔知建康府

吳曦既誅安丙趣楊輔還成都詔以輔為宣撫使丙副之兼知興州許奕字成之簡州人為宣諭使改

興州為沔州即今陝西漢中府略陽縣朝廷察丙與輔異召輔赴闕輔抵建康引咎不進著作佐郎楊簡言

輔嘗棄成都不當召遂命輔知建康

以方信孺字孚若興化軍人為國信所參議官如金軍

韓侂胄募可以報使金師者近臣薦信孺可使自蕭山丞召赴都命以使事信孺曰開釁自我

金人設問首謀當以何辭對之侂胄矍然遂以信孺為奉使金國通謝國信所參議官持張巖

書以行

程松以罪竄澧州明年再寬賓州以錢象祖參知政事

金人復破大散關

五月太皇太后謝氏崩諡曰成肅

李好義襲秦州與金將珠赫呼高琪戰敗績

好義還為吳曦將王喜所毒而卒朝廷慮喜為變授節度使移荆鄂都統制

六月安丙殺宣撫司參議官楊巨源

初吳曦誅獎諭詔至興州巨源謂人曰詔命一字不及巨源疑有以蔽其功者俄報王喜授節

度使而巨源與通判心益不平乃懇功于朝或謂安丙曰巨源謀亂丙令喜鞠其黨皆抵罪時

巨源方與金人戰于鳳州之長橋而敗丙密使興元都統制彭輅收巨源械送閬州獄至大安

龍尾灘因使將校樊世顯殺之聞者莫不扼腕流涕

秋七月大旱蝗

蝗飛蔽天食浙西豆粟皆盡詔郡邑賑恤之

九月貶方信孺官遣右司郎中王柵

字汝良大名人如金軍

信孺至濠州赫舍里子仁止之于獄露刃環守之絕其薪水要以五事信孺曰反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自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敢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邪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時已置死生度外矣子仁遣至汴見完顏宗浩出就傳舍宗浩使將命者來堅持五說信孺辨對不少屈宗浩不能詰授以報書曰和與戰俟再至決之信孺還朝廷以林拱辰為通謝使與信孺持國書誓草及許通謝百萬緡信孺至汴宗浩怒信孺不曲折建白遽以誓書來有誅戮禁錮之語信孺不為動將命者曰此非犒軍可了別出事目以示之信孺曰歲幣不可再增故代以通謝錢今得此求彼吾有隕首而已會興州遣師復大散關宗浩益疑之乃遣信孺還復書于張巖曰若能稱臣即以江淮之間取中為界欲世為子國即盡割大江為界且斬元謀姦臣函首以獻及添歲幣五萬兩足犒師銀一千萬兩方可議和好信孺還致其書韓侂冑問之信孺言敵所欲者五事一割兩淮二增歲幣三索歸附人四犒軍銀五不敢言侂冑固問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冑大怒奪信孺三官臨江軍居住信孺三使金師以口舌折之雖未即和然已有成說及貶欲再遣使顧在廷無可者近臣以王柵薦乃命假右司郎中持書北行

葬成肅皇后

以趙高為江淮制置使張巖免

韓侂冑怒金人欲罪首謀和議遂輟復銳意用兵乃以瀋鎮江淮而免張巖

巖開督府九月費耗縣官錢三百七

十萬緡而無成功

冬十一月禮部侍郎史彌遠誅韓侂冑于玉津園詔暴侂冑罪惡于中外

自興兵以來蜀口漢淮之民死于兵戈者不可勝計公私之力大絀而侂冑意猶未已中外憂

懼禮部侍郎兼資善堂翊善史彌遠入對因力陳危迫之勢請誅侂冑以安邦皇后楊氏素怨

侂冑因使皇子榮王曦具疏言侂冑再啟兵端將不利社稷帝不荅后從旁力贊之帝猶未許

后請命其兄楊次山

字仲甫越之上虞人

擇羣臣可任者與共圖之帝始允可次山遂語彌遠彌遠得密

旨以錢象祖嘗諫用兵忤侂冑乃先白象祖象祖許之象祖以告李壁彌遠自懷中出御筆批

云韓侂冑久任國柄輕啟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事陳自強阿附充位可

罷右丞相日下出國門仍命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以兵三百防護象祖欲奏審壁謂事留恐

泄乃已翌日侂冑入朝至太廟前震呵止之從者皆散震以兵擁侂冑至玉津園側殛殺之彌

遠象祖以誅侂冑聞帝不信越三日猶以為未死後審其果然遂下詔暴侂冑罪惡于中外蓋

其謀始于彌遠而成于皇后及次山帝初無意也論功進彌遠為禮部尚書加震福州觀察使

侂冑專政十四年宰執侍從臺諫諸閭皆其門廡之人天子孤立于上威行宮省權震守內常

鑿治于山下瞰太廟出入宮闈無度孝宗時嘗思政之所晏然居之老宮人見之往往垂涕願

械草制以為得聖之清易被撰答詔以元聖褒之余嘉請加九錫趙師異乞置平原郡王府官

屬侂冑皆當之不辭其嬖妾皆封郡國夫人每內宴與妃嬪雜坐恃勢驕倨掖庭皆患之及籍

其家多乘輿御服之飾其惜素極矣

易祓字彥祥漳州人

治韓侂冑黨竄陳自強于永州斬蘇師旦派郭倪等于嶺南貶李壁等官

韓侂冑既死錢象祖探懷中堂帖授自強曰有旨丞相罷政自強即上馬顧曰望大參保全明

侂冑罪惡實益伏誅已晚然自當明正刑章乃甯宗優柔寡斷謀及后兄引用彌遠諸人施為說秘以鋤奸之舉戰如盜殺元越三日仍猶豫不信及審察得實始暴其罪於中外懦弱亦已甚矣況除一惡臣亦何功之可論而彌遠等遽因此連袂尤為濫賞紀綱不振若此毋怪一奸去而一奸復來也

日奪其三官永州居住尋竄雷州遣使即韶州誅師旦安置郭俛于梅州宋置明廢今廣東嘉應州是鄧友龍于循州唐置明廢今惠州府龍川縣是郭俛于連州貶李璧張巖許及之葉適薛叔似皇甫斌等官秩有差立榮王暉為皇太子更名憐

尋更名詢

十二月罷山東京東西路招撫司

以錢象祖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衛誼雷孝友參知政事史彌遠同知樞密院事林大中簽書院事初韓侂冑欲內交于大中大中不許而上書極論其姦因辭官屏居時事不掛于口侂冑當國或勸其通書以免禍大中日福不可求而得禍可懼而免邪不聽凡十二年而復起

嘉定元年金泰和八年春正月王柟還自汴三月以韓侂冑蘇師旦首昇金

金人必欲得侂冑師旦之首持惡其倡議用兵也在宋人則不當以此惡侂冑夫侂冑之奸罪素著乃宋之罪人非金之罪人也恢復況非其罪即云用兵之議倡自侂冑甯宗既從其謀豈可復委咎于下祇冀和議之成不顧事理之非宜胡寅譏之也

柟至汴請依靖康故事世為伯姪之國增歲幣為三十萬犒軍錢三百萬貫蘇師旦等俟和議定後當函首以獻完顏匡具以柟言奏于金主金主命匡移書索韓侂冑首以贖淮南地改犒軍錢為銀三百萬兩會錢象祖移書金帥府喻以誅侂冑事柟未之知也一日匡問柟曰韓侂冑貴顯幾年矣柟曰已十餘年平章國事才二年耳匡曰今欲去此人可乎柟曰主上英斷去之何難匡顧之而笑和議始決遣柟持書索韓侂冑首以贖淮南柟還言于朝詔百官議吏部尚書樓鑰字大防鄞縣人曰和議重事待此而決姦宄已熒之首又何足惜遂命臨安府斲棺取首梟之兩淮仍諭諸路以函首昇金之事遂以侂冑及師旦首付王柟送金師以易淮陝侵地

臨安大火

火凡四日城內外亘十餘里死者甚衆廬舍十燬其七百官多僦舟以居民訛言相驚亡賴因

而縱火為姦四年三月臨安復大火焚省部官舍延及太廟詔遣神主于壽慈宮三日火息乃還太廟省部皆寫治驛寺

夏六月金人歸大散關及濠州

王柝以韓侂胄蘇師旦首至金金主御應天門備黃麾立仗受之百官上表稱賀懸二首并畫像于通衢令百官縱觀然後漆其首藏于軍器庫遂命完顏匡等罷兵更元帥府為樞密院遣使歸大散關及濠州

秋七月詔邱密同知樞密院事未至卒謹忠定

密儀狀魁傑機神英悟嘗慷慨曰生無以報國死當為猛將以滅敵其忠義蓋天性也

八月以婁機字彥發嘉興人同知樞密院事樓鑰簽書院事續綱目作同知院事今依宋文淵宗紀改正

鑰持論堅正忤韓侂胄意奉祠累年機初為太常少卿侂胄開邊機曰恢復之名非不美今人才難得財力未裕萬一兵連禍結奈何鄧友龍曰不逐此人則異議無所回遂斥外及入樞府時干戈甫定信使往來機裨贊之功為多尤惜名器守法度進退人物直言可否不市私恩不

避嫌怨

賑江淮流民

出米二十萬石錢一百萬緡命江浙制置司賑之

九月金遣使來和議成

下詔以和議成諭天下

冬十月以錢象祖史彌遠為左右丞相雷孝友知樞密院事樓鑰同知院事婁機參知政事

彌遠尋以母憂去位在十一月朱幾象祖亦罷在二月

金主環殂衛王永濟本名允濟後避諱立是為衛改永世宗第七子

金主無子疎忌宗室以永濟柔弱鮮智能故愛之欲傳位焉會永濟自武定入朝金主已感疾

遂留不遣及金主殂元妃李氏黃門李新喜平章政事完顏匡等定策奉永濟即位明年葬金主環于道

陵廟號章宗金章宗陵在順天府房山縣大房山東北

贈趙汝愚太師沂國公諡忠定後追封福王

己二年金主永濟夏四月金主永濟殺其故主妃李氏

初章宗遺詔內人有娠者二人生男則立為儲貳平章政事布薩端本名齊勤中都路和爾和魯虎必刺今改後仿此承金主永濟意奏先帝承御賈氏當以十一月免乳今已逾期范氏產期合在正月今醫稱胎形已失願削髮為尼金主乃以范氏損其遺腹詔中外而殺元妃

李氏承御賈氏以布薩端為右丞相

五月起復右丞相史彌遠

彌遠歸治母喪太子請賜第行在令就第持服以便咨訪

蒙古入靈州夏主安全降

夏自是益衰

秋八月罷四川宣撫使

冬十二月輝和爾舊作畏吾兒今改後仿此國降于蒙古

輝和爾國自唐末四遷火州統巴什伯里舊作別失八里今改之地臣于契丹至是遂舉部降于蒙古

庚三年金大安夏六月丁巳朔日食續綱目作四月朔今依宋史甯宗紀改正